

李碧華：文字的陰柔之美

舍 予



認識李碧華大概都是從電影開始吧，《霸王別姬》、《胭脂扣》、《青蛇》，她的文風確實適合拍成電影，作為觀眾我也很難去判定究竟是李碧華成就了這些經典電影，還是這些經典電影成就了李碧華。

初讀李碧華時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她很像張愛玲。《青蛇》中那段「每個男人的生命中都有兩個女人——白蛇和青蛇」的論調分明是在向張愛玲致敬。她們就像兩個修煉成了精的女人，早早地看透了男歡女愛，世情冷暖，恨不得用筆下的每一個痴男怨女去撕裂這迷離的人世看透涼薄的人心。但她們又有着各自的特點。張愛玲的筆調是冷峻的，決絕的，好像這筆下的一切悲歡離合都與她無關。相比起來，李碧華的筆觸似乎溫暖些，也柔和些，只是這溫暖的筆觸依然把人帶到了絕路，萬般掙扎卻也始終無可奈何。

這部《生死橋》便是如此。它不是李碧華最出名的作品，書名詭譎，滿紙卻是最寫實不過的人間世事——青梅竹馬的三個玩伴，從兩小無猜到暗生情愫，成長的過程中總免不了磕磕碰碰，許多的不如意，但還是溫暖，三個心思純淨的年輕人把惡俗的三角戀都演繹得那樣純美：懷玉的酸棗，志高的蛋糕，三個人一起吃餐，那樣無憂無慮的日子。

與李碧華撰寫的中篇小說不同，《生死橋》洋洋灑灑十餘萬字，鉅染描摹也不過是三男兩女，三年兩地發生的事。但細細讀來，這三年兩地，已把所有人的命運都寫就了。北平是舊日酒旗歌板地，王孫公子五侯家，皇城根下長大的人都帶點驕矜傲氣，不知天高地厚，只以為憑一股血勇便能掙得一身榮華。上海是十里風月三秋煙柳，燈紅酒綠人面桃花，誘惑多了，只讓人目迷五色，稍不留神便沉下去，永劫不得翻身。

《生死橋》的寫實，讓我想起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同樣是天橋底下討生活的男女，丹丹身上有鳳喜的影子，渴望出人頭地，過上風光體面的日子。指望不上自己，總要指望別人，豁上自己，卻掙不過命。丹丹又不像鳳喜，鳳喜是月份牌上粉臉桃腮的掛曆美人，美則美矣，柔順卻沒有生命力。丹丹卻是一朵鮮活的牡丹花，韶華勝極，怒放過了，凋殘是她的命，卻也不枉那樣盛開過。無論是自北平南下，留在上海，還是委身金先生，只為報復懷玉，她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自己的命，了結也在自己手上。

《生死橋》寫的也是命——李碧華的小說，或多或少都帶着宿命因緣的譬喻，《生死橋》的意味更加明顯。丹丹、懷玉、志高，三人的命一早就糾纏在一起，一個生不如死，一個死不如生，一個先生後死，十年前的雍和宮大廟前就注定了此生是何了局。

李碧華的小說，可不都是這樣嗎？一個個渺小而卑微的人物，一個個看來不起眼的身份，站在歷史的陰影處也留不下名字的他們，或戲子、或妓女、或街頭賣藝人，可也正是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在李碧華陰柔的筆觸下有了自己偉大感情的世界。

讀李碧華，文字是柔的，畫面是美的，只是那一個個故事都是悲涼的。

►《生死橋》是李碧華筆下罕見的長篇小說之一
作者供圖



「柳絮紛飛」開新篇

小 冰



「美國散記」結束之後，我想繼續寫下去。我想了想，新欄目不限於一地一國，該有更廣闊的空間。但是用個什麼專欄名呢？

小區附近的小路上，已是滿目的春色。香港的春季比內地來得早，細葉榕已有新綠，紫荆花已盛開，柳絮在微風中飄飄飛飛。「柳絮紛飛」，對！就用它作專欄名。我立刻回家打開電腦，劈劈啪啪地打字。名字很快得到認可。

人生要忘記很多事情，但有些留在心裏抹之不去。抹不去的，就值得講出來。梳理專欄架構時，腦子裏閃過很多畫面，最多的是初到香港和外出旅行的情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身邊都是新鮮的事，對什麼都感興趣，樣樣事情都想嘗試，每天都期待看見稀奇。

在香港生活二十來年了，我們適應了這裏的水土，習慣了用香港人的思維行事，不再怕熱卻很怕冷，氣溫稍微轉涼就加衣衫，還說「好凍」；早上下樓看見保安員和清潔工就對他們微笑，說「早晨」；過完聖誕節就忙春節的事，清明節和復活節幾乎連在一起；也能在前胸貼後背的港鐵站裏，心平氣和地排隊了。在香港過日子，跟原來多少都有些區別。

旅行活動也值得說！我要講的地方或許你也去過，但是人的感覺每每不同，大相逕庭。記得第一次去日本時，發現曾經給我們指路的一位年輕人，用了幾乎二三十分鐘的時間悄悄跟着我們，以確認我們沒有走錯路。以後幾次的遊歷，也屢屢遇上這樣的好心人，使我深感世界還能這般美好，這般可信！日本井然有序的社會、催人奮發的成人節，誠實的小商販，哦！原來那裏已經如此文明！

在台灣花蓮的一家民宿，知道當老闆又當服務員的一男一女，竟是一對家境殷實的夫妻。他們避開樂園，到山區開辦民宿酒店，謙卑地滿足住客的需要，親自為客人做早餐，換床褥，打掃房間。還有台北的夜市街，乾淨整潔，沒有煙熏火燎的廚房味，小吃攤上的用料，考究得像是做給家人吃的。

在祖國內地的故事也很多，自然景觀，名勝古蹟，不少地方說出來，都是上了世界遺產名錄的。

無論是移居者還是旅行者，對異地的事物總是有話可說，滿滿的心路歷程，想起來可以回味無窮，說起來可以滔滔不絕。也有一些小情感，好比說走過這麼多地方之後，依然懷念四川人那種不打招呼就可以走家串戶的隨意，忘不了在老家時，端起別人的碗就開吃的愜意！

我將把塵封的記憶展開，把繁雜的事物梳理成文字，在「柳絮紛飛」專欄裏，與你分享世界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多姿多彩，分享我印象裏的香港、日本、台灣，以及祖國大陸的民間風物和趣聞軼事。

懷念羅豪才先生

延 靜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致公黨前主席羅豪才先生去世，很感突然。他身體一直很好，喜歡運動，尤喜歡打高爾夫。幾年前聽說他身患小恙，我也沒往心裏去。突然得到他辭世的消息，不能不感到震驚。

我認識羅豪才先生很晚，大概是二〇〇六年，他出任中韓友好協會會長，與大家見面，我是副會長，也參加了這次活動。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看上去身體很好。我告訴他我是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的，他多少有些吃驚，說「我也是北大的，我們是校友。」後來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副校長。

那年夏天，我和老伴兒去多倫多探望女兒，突然得到友協電郵，說羅豪才會長預定十一月訪問韓國，問我是否可以陪同。我回覆當然願意，並告九月中旬回京。

那年十一月，羅豪才會長率中韓友好協會代表團訪問韓國，受到高規格的接待。韓國國務總理韓明淑會見了代表團，韓中友協等友好團體負責人與代表團進行了會見。羅豪才還拜訪了他在韓國法律界的老朋友。他不是外交官，而是法律專家，但他與韓國各層次人士的交談，根據不同對象，無論談國際問題還是談國內問題，所作表述均十分得體合理，引起我對他的敬重。

訪問中他還告訴我，他出任中韓友協會長深感榮幸，也會努力把工作做好。原來他很喜歡韓國，也曾不止一次訪問過韓國。他還談到，他很喜歡韓餐，並開玩笑說這也可能是他被選為會長的一個原因。記得那次訪問歸來，他請全團成員在一家韓餐館，品嚐韓國燒烤、煎餅、冷麵等美味。

羅豪才擔任中韓友協會長期間，多次設宴招待來北京的韓國各界朋友，我多陪同。有的韓國朋友喜歡打高爾夫，這也是羅豪才的最愛，於是約定時間，到北京郊區高爾夫球場，一場友誼比

賽便開始了。我是高爾夫門外漢，一般缺席，但每次回來，他都讚賞對方的球技，說打得很盡興。

羅豪才擔任中韓友協會長五年左右，因年事已高，退出會長職務，但仍留任名譽會長。後來突然聽說，他身體不好住院，但稍微恢復後，他仍招待專程前來或路過北京的韓國朋友。他很熱心中韓友好事業。

晚年的羅豪才，受夫人去世的打擊很大。我有幸也見到過他的夫人，那是一次前往長春參加韓國錦湖集團輪胎廠竣工儀式，羅豪才偕夫人應邀出席。他的夫人是一位大學教授，言談穩重，舉止端莊，夫婦共同生活了幾十年，恩愛有加。但不幸的是，夫人因病先逝，對羅豪才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其後，據說他停止了他酷愛的高爾夫球運動。

我與羅豪才先生接觸十分有限，但印象很深。他雖身在高位，但和藹待人，處事謙和，言談舉止，恰當得體，這些品德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王莽攆劉秀的事兒

二月河



▲「王莽攆劉秀」是南陽市的民間傳說故事 資料圖片

遍布南陽「王莽攆劉秀」的遺跡分布很多，少年時就聽媽媽說過。

某處有一口井是傾斜的，是劉秀逃亡路上口渴，想喝水，要求「井斜一點，能走進去喝水」——這井就有了。

還有，劉秀躲在山溝裏一株特大的馬齒莧下，他便封馬齒莧是「長命菜」，風吹日曬，馬齒莧皆能衍生，由此連天，天上老鷹見到，在上頭搖翅大呼「溝……裏、溝裏……」，給王莽的兵報信。劉秀震怒之餘，說：「死無屍體的呆鳥」。於是鷹死之後的屍體民間便看不到。烏鴉在旁叫「瞎話、瞎——話」，劉秀就取了一塊銀牌給他掛上，便是現在的「白脖老鴿」了。

某處山崖草叢，劉秀夜宿在這裏，有石台，也有石床。

天將亮時，會有一陣很暗，也是劉秀需趕夜路，下了命令的。

諸如此類的傳說遍布遍傳於民間，是諸多的「南陽好」。然而真假如何，無人考證。

只有地處石橋附近的「麥仁店」確見史冊。劉秀逃荒困頓，在麥仁店歇息，中午無糧，取麥仁與衆人食之，這是見於史冊的，南陽人說「肚飢好下麥仁飯」由此而來。在南陽南召還有一處皇后鄉，地處辛夷樹林深處，窮鄉僻壤之間。說是劉秀在此生了重病，受一女子救護幫扶，漸生愛意，冊封女子為后。結果是這女子命薄，上豐輿到洛陽皇宮，路途顛簸，車下不幸命亡。這故事夠凄美，但這鄉就叫皇后鄉。到底有幾多真實，待考證吧！

天台學校育英才

過來人

，清一色提供小學課程。基於設計時並沒有設置校舍的考慮，因此這些學校的課室都很細，老師和學生須與下層的住客共用洗手間，衛生情況較差。

筆者在小學階段，也是在這種天台學校度過，還記得當年的學校名稱很長，叫「新界教師訓練班同學會學校」，校址設於在六十年代剛開發的葵涌新區（現時的葵涌邨）第四十和四十一座天台，這些徙置大廈都沒有電梯，因此每日最少要上落八層樓各一次，對小伙子來說並不算得上一件苦事，相反可以增加運動量，對增強體質大有裨益。由於學校本身並沒有運動場地，所以上體育堂時，都要集體到樓下的公眾球場進行，遇上有居民正在使用的話，教師就要與居民爭用場地，令體育活動課程大打折扣。

當時的小學都是半日制，但由於家長大多要為口奔馳，所以學生放學後都是自行返家，鮮有家長接送，幸好天台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同



▲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天台學校成為人才誕生地 作者供圖